

〔美〕 W·L·芮弗著

凌颂纯 王嘉琳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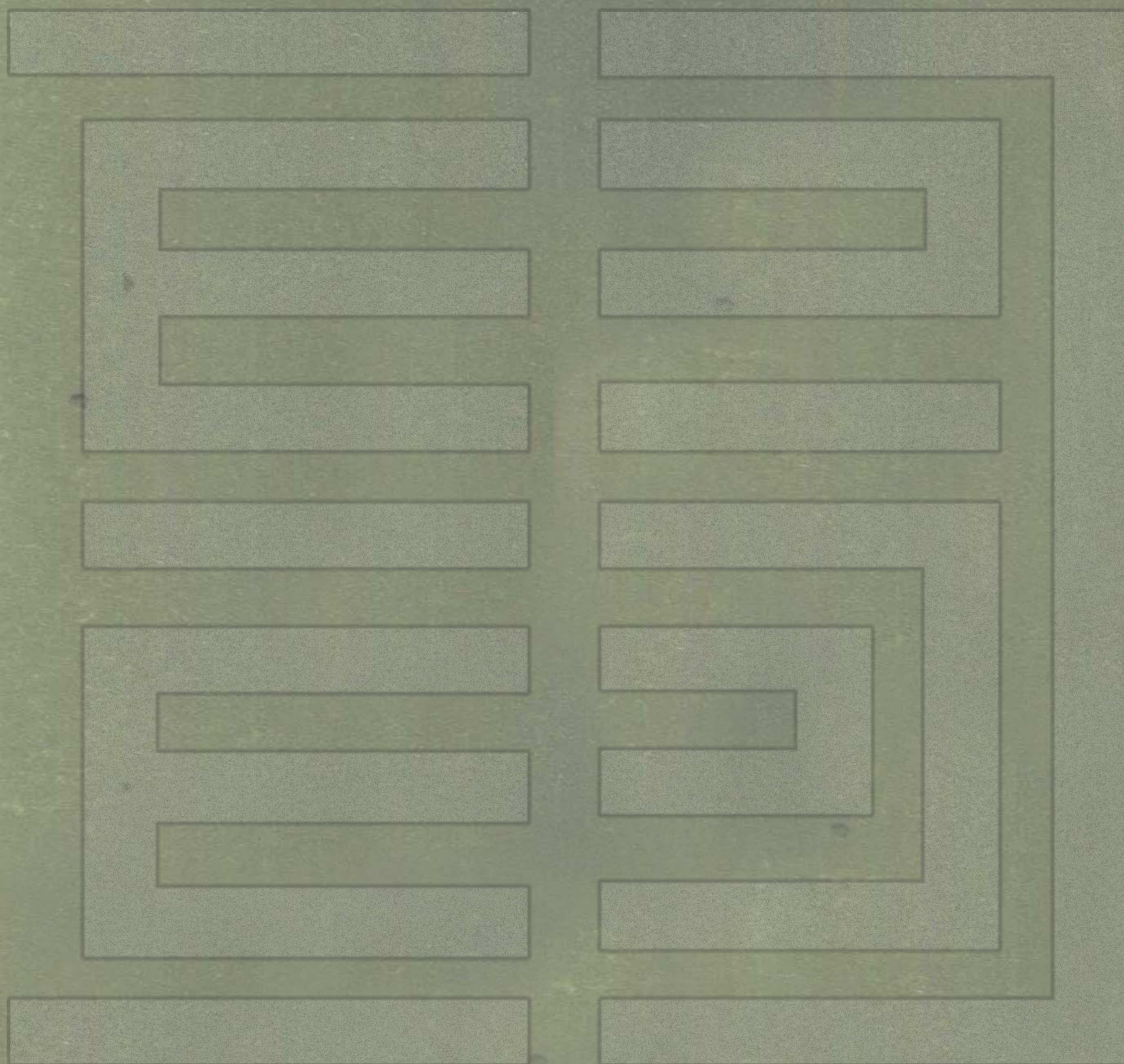
土尔扈特

长篇历史小说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土尔扈特

长篇历史小说



本书根据美国纽约F A·Stokes公司1939年出版的英文原版，参照日本东京生活社昭和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版的辰己笃夫的日译本译出。

土 尔 唐 特

——长篇历史小说

〔美〕W·L·芮弗著

凌颂纯 王嘉琳译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乌鲁木齐市建中路54号)

新疆新华书店发行 新疆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4.5印张 330千字 2插页

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7-228-00511-2/I·172 定价：2.30元

人物表

王 公

- 渥巴锡 土尔扈特部的汗，成吉思汗的后裔。
- 策伯克多尔济 渥巴锡汗的堂兄，土尔扈特扎尔固首脑
- 巴木巴尔 渥巴锡汗母亲的堂兄，土尔扈特部的将军、亲王
- 舍楞 从准噶尔逃来的土尔扈特王公
- 卓库特 准噶尔部的王公
- 雅兰丕勒 和硕特部的亲王，渥巴锡汗的岳父
- 曼黛莱 雅兰丕勒的女儿，渥巴锡汗的妻子
- 桑德·加甫 渥巴锡汗的姐姐
- 赛达尔·加甫 渥巴锡汗的妹妹

僧 侣

- 洛桑 巴木巴尔亲王的儿子
- 奇里库 喇嘛，渥巴锡汗的司书
- 库比尔干 西藏来的喇嘛、活佛
- 巴伽 萨满教的祈祷师

部 民

- 默默图巴希 土尔扈特部的将军
- 帖木尔 土尔扈特部的将军
- 苏布台 帖木尔的儿子，土尔扈特部队的队长
- 奶奶 帖木尔的母亲
- 盖代斯 帖木尔的大儿子，富裕牧民
- 伽珣 盖代斯的妻子

库钦 伽珣的父亲
默尔根 盖代斯的牧羊人
老夏木巴 渥巴锡汗的牧羊人头目
耶尔丹 土尔扈特牧民
诺尔勃 土尔扈特牧民，战士，无神论者
土卢库 土尔扈特战士，佛教徒
巴图 土尔扈特战士，萨满教徒
太奈克 一个愚直的侏儒人
列夫·左罗茨基 策伯克多尔济亲王的犹太奴隶

敌人

杜丁大尉 哥萨克军官，法国人
瓦希洛夫中尉 哥萨克人质，苏布台的朋友
米海洛夫中尉 渥巴锡汗的哥萨克人质
库拉吉纳要塞的司令官
加林斯基中尉 俄军使者
贝岚 哈萨克王公，军人

统治者

叶卡德琳娜二世 俄国女皇
奇钦斯科伊 俄国派驻土尔扈特部的大使
贝凯托夫 俄国阿斯特拉罕州长
特劳本伯格 俄国驻奥伦堡的军事指挥官（少将）
奴拉里 小帐哈萨克汗
艾拉里（阿布莱？） 中帐哈萨克汗
西藏达赖喇嘛
清朝乾隆皇帝
伊勒图将军 清朝伊犁将军

作者前言

一个小说家在着手创作一部历史小说的时候，必须受到两个限制：

首先，必须承认历史事实的主导地位，即必须严格地恪守历史事实的基本要点。就一七七一年土尔扈特举族大迁徙的事件来说，其限制是缺乏史料。

第二个限制是，小说家在创作一个异民族的和小说家不属于同一时代的，从未到过的地方的历史题材时，他必须学会几乎是直觉地描述这些事件的本领。这就是说，在本书特定条件下，要求小说家象个地地道道的土尔扈特人，同时不能丧失把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民族结成为兄弟的人类共性。

小说家必须在这两个限制的前提下，在他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能力所及的范围内，探索出一条创作一个对今天的人们有意义的、栩栩如生的故事的路子。他必须把历史学家、地理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所掌握的知识集于一炉，并且依靠他自己的人性观和想象力，在整个创造的过程中充分把这些事实铺开并别具匠心地加以安排和组织，使一部著作虽然是陌生的，却是熟悉而亲切的；虽然是理性的结晶，却是靠直觉而能接受的；虽然是异民族的，却是扣人心弦而富有意义的。

我本人对于这个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土尔扈特人举族大

迁徙的事件的兴趣，首先是由D·包罗杰的《中国史》一书里的一段话或仅仅稍多于一页文字——引起的。包罗杰在这本书的一个片断的报导里，记述了一七七一年，五十万土尔扈特蒙古人带着将近五百万头牲畜，为了逃避俄国女皇叶卡德琳娜二世的压迫，离开俄国的伏尔加河地区，长途跋涉三千英里，回到中国的天山地区。由于这个迁徙事件和俄国或是中华帝国两方面都没有多大直接的关系，所以，包罗杰把它处理为亚洲腹地的一个传奇性的脚注了。尽管情况不明和围绕土尔扈特大迁徙事件存在着大量猜想和推测，在我看来，他们的事迹包含着一种深刻的人性意义。

本书写的是一场史诗规模的迁徙和灾难。在史前时期，人类如此大规模的移动是比较频繁的，它从人种学上和文化上促进了我们所承袭的这个世界的形成。在古代和有史时代的交界时期，最后的一次民族大迁徙是以色列人出走埃及。在近代，最近期的类似事件，或许是加泰隆尼亚人的逃离巴塞隆纳。我们自己所处的时代可能酝酿着追求民主的民族从受到异国压迫者入侵的城市和土地上迁出的事件（可能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的一部分人民逃离希特勒德国占领区的情况——译者）。但是，在整个现代史上，还没有发生可以与逃离俄国女皇暴政的土尔扈特蒙古人的大迁徙相提并论的事例。

这样的一个大事件，怎么能在历史上销声匿迹呢？

提出所有那些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冒出来的想法是没有必要的。历史学家们必定正在处理历史世界所发生的那些一目了然的事件。就此观点论，希特勒或墨索里尼的自大狂似乎比一些民族本能地寻求自由的运动意义要重大得多。然而，对于小说家说来，后者才是具有举足轻重意义的。在文字记载十分贫乏的情况下，小说家必须从最真实的历史入门，即在人类思想和

心灵中，去寻求答案。

就土尔扈特人的迁徙说来，除了基本史实的模糊梗概之外，其他都已经不得而知了。和这一事件直接有关的重要文献仅有五种。它们的内容有些又是相互矛盾的，多少带些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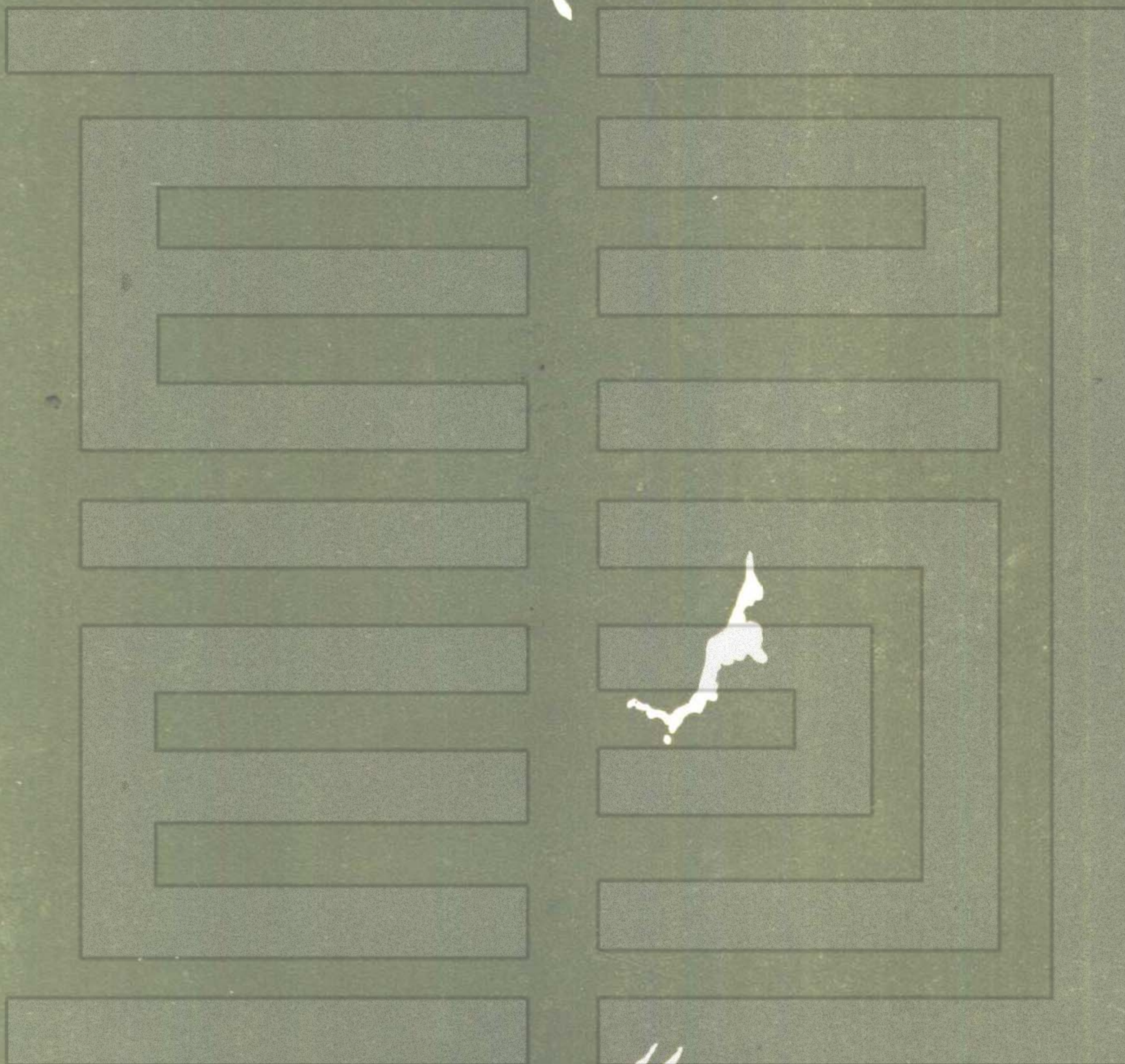
探索这些矛盾，就要进一步搜集有关土尔扈特蒙古人和他们大迁徙的历史资料，弄清他们的外形和生活方式；他们原先怎样来到俄国的；在沙皇帝国控制下的一个游牧民族所面临的问题；他们是怎样回到中国的；他们实际的迁徙路线，沿途的地形地貌；他们一路上所见到的动、植物的情况。同时还要深入地了解为什么这样一个英雄的民族要不辞万里返归故土，而在一路上又干了那么多盲目的和矛盾的活动呢，除了客观上的原因之外，他们本身又存在着哪些导致这些情况发生的因素呢。所有这些都要一一弄清，然后把它们写成他们那个时代和地区的复杂的人类奋斗的小说。因为，今天的人们正在追求着许多相同的东西。

在我看来，土尔扈特人的悲壮之举不是消失在历史上的传奇交界地区的一个孤立事件，而是人类永恒地追求自由与和平的一个真实范例，是值得我们传诵的一篇伟大的叙事史诗。

W·L·芮弗

〔美〕 W·L·芮弗著

凌颂纯 王嘉琳译



上

部

第一章

雨静静地下着，静静地，一滴接着一滴地下着，象水晶般的翅膀似的展开着，象雪片似的轻轻地下着。确实，晚空异常灰白，看来，高空里很可能已经下开雪了。这越来越袭人的寒气似乎由于分量太重，正在慢慢地向下沉，朦胧的暮色越降越低。纷纷扬扬的雨，象霜似的散开，封冻的大地在暮色中开始发出幽暗的光。

在这寒冬的幽暗中，一名年轻的土尔扈特（西蒙古的一支——译者）骑手骑着马向一个山岬驰去。远处，晚空映衬着山岬，山岬呈现出朦胧的轮廓。他停了下来。西边，远在昏暗的伏尔加河彼岸，杰纳特要塞的灯火在天边闪烁。这灯火，他在这儿就可以看到了。

那是一七七一年一月五日的夜晚——俄历的圣诞节前夕，照土尔扈特星占家的说法，是兔年的十二月初一。

那个土尔扈特青年凝视着这个远方的要塞，深深地感到此时此刻形势的严重性。杰纳特要塞所表示的东西，不仅是要塞本身的那几堵石墙和几栋木房，也不仅仅是驻守在那里的哥萨克守备队。它体现了俄罗斯女皇叶卡德琳娜二世的力量。女皇政权强大，触角伸至每个角落。她用许多如同杰纳特要塞及其守备队那样的要塞和守备队来包围土尔扈特牧地。一百四十年

来，土尔扈特人在这片土地上自由自在地生活着。但现在，俄罗斯帝国却无情地蚕食着这片土地。为此，土尔扈特部族计划着，黎明时分，他们将对俄罗斯帝国举起反叛的大旗。

反叛的决定是在那天下午的部族大会上作出的。五万多名牧民和战士出席了这次部族大会。女皇给他们发了一批滑膛枪和两门铜制大炮，让他们和近邻哈萨克人打仗。然而，他们没有去。他们在东面的比希乌巴湖附近的大平原上集合起来，列述了他们在女皇治下所蒙受的各种冤屈和损失。

人们诉说了他们是怎样在自己的土地上失去了自由和繁荣；女皇是怎样通过赋税剥夺了他们的财产，又是怎样通过战争夺取了他们的生命的。生活已经变成战争和赋税，除了那些得不到任何报偿的战争和赋税以外，其他什么也没有。有人说起在他们现在这个年月里，土尔扈特的工匠们已经不再制作他们所使用的许多物品了。他们讲述了他们是如何被迫用高价向女皇购买这些物品。还有人提到女皇把异国的生活方式、宗教习俗、财产法律以及政治纲领强加给他们，以用来代替他们自己古老的游牧方式。

亲王、僧侣和牧民们，这个那个的，诉说了很久。大家都有同感，那就是土尔扈特人的服从和容忍已经到了极限，必须采用反叛出逃等这些自我防御的武器了。大家感到如果再不采取这些措施的话，整个部族不是沦为俄国女皇手中的穷奴隶，就是彻底灭亡。于是，到会的五万多名土尔扈特人全体一致决定反叛出逃。他们激昂地怒吼着，发誓要携带他们的全部牲畜和家族，逃离伏尔加河流域，逃离这片不可能再有自由的土地。

土尔扈特部的渥巴锡汗最后讲了话。他说，女皇的军队一定会阻止他们离开的。但是，如果他们在第二天的黎明突然离

开的话，就可以乘哥萨克守备队不备之时而逃脱。他说，如果他们行动迅速并且有决心的话，就可以安全地到达一个女皇的权力达不到的地方。到那时候，他们也许能够和女皇达成一个新的协议。不是以奴隶的身分，而是以友人的身分，回到这里。即使达不成协议，也能找到一块可以得到和平和自由的新土地。

渥巴锡汗讲完话之后，大家又一次激动得欢呼了一阵。这以后，他们骑着马向扎在伏尔加河东岸的土尔扈特人的冬宿地奔驰而去。

那个年轻的骑手独自一人跑到其他人的前面。他怀着一种孩子气的愿望，想抢先把这个重大消息传给各个和迅（由血缘和婚姻关系所组成，有的还包括他们的仆人和奴隶，通常包括十到二十个帐篷，是部族最小的行政单位——译者）。然而，当他接近伏尔加河，向那座山岬驰去时，当他在寒冬细雨中稍停片刻时，一阵恐惧感袭上他的心头。

俄罗斯女皇的政权是如此强大，其势力范围又是那样的宽广，杰纳特要塞仅仅是它极小的一部分。看起来，他们部族的出逃几乎是不可能成功的。只要稍微惊动一下驻守在杰纳特要塞的守备队，只要稍给他们留下一点蛛丝马迹，那末，对他们部族来说，一月六日这一天将会从一个历史性时刻一变而成为一大悲剧之日。

那个土尔扈特青年骑手的心脏，由于极度兴奋和突如其来的恐惧之感而激烈地跳动着，就象正在分头回到整个伏尔加河东岸各个和迅去的五万多名骑手的马蹄在奔腾着，响彻四方，震撼大地。

那些哥萨克守备队肯定会听到这喧嚣的声音的，他们肯定会惊动的！

他侧耳细听，除了淅沥的雨声，什么也没有。那蒙蒙细雨正变得越来越柔和，越来越冷，在晦暗的天空中，越来越象雪片似的飘洒下来。风从西面吹来，从遥远的对岸的要塞吹来。他想，那是吉祥的风。

这年轻的土尔扈特骑手名叫苏布台，是老战士帖木尔宰桑（蒙古人管理一个爱马克的军事和行政官吏——译者）的儿子。就在那天比希乌巴湖附近的大会之前，他还被人看作是个牧羊少年呢。可现在，他是一名战士，是一个真正的人了。这是因为今天会议结束后，他领到一杆锃亮的滑膛枪。那是女皇发给他们，让他们土尔扈特人去和哈萨克人打仗用的。现在，这杆枪正灵巧地搁在他的两条大腿之上，他握着它，不由得在黑暗中微笑起来。他想到现在他可以拿这个精美的武器，防备哥萨克守备队的追击，保护他自己的部族了。

苏布台骑在一匹白马上，向前弯着身子，几乎是站在那副短镫子上，继续注视着那个要塞。

他那衬着羊毛的长外衣，为了骑马方便，两边下摆都开着叉。每当他轻微地挪动一下身体的时候，一把蒙古刀和燧石就和挂在蓝色宽腰带上的一条短链子相碰，发出丁当的声响。他的牝马听到声响，就摆动它那对湿漉漉的耳朵。虽然他呼出来的气息已经开始在寒冷的空气中凝成水蒸气，可他还是敞开着胸，翻起了盔形帽子的皮垂子。他的脸清瘦而强劲。他和他所有的同胞一样，颧骨高平，眼梢略向上翘，显示着蒙古人的特点。他遵照他们的东方习俗，帽子下面吊着一条垂肩的短发辮。

突然，他紧张地抓起了滑膛枪，紧接着，他那仅仅长着几根黑胡须的上嘴唇也紧闭了起来。

随着从河彼岸刮来的一股冷风，隐约传来了一阵钟声，这

钟声虽然微弱，却十分急促。那些大铁钟发了疯似的摆动，仿佛从那些倒挂的铁碗里发出的阵阵声响，是向这个远方的要塞倾诉警告之言。

但是，不久钟声就停了下来，再也听不到什么声响了。由于生活在大海似的草原上，他的视力非常好。他向遥远的伏尔加河彼岸望去，审察着那些黑洞洞的建筑，但没有发现任何惊慌骚乱的迹象。

他这才想起这是俄罗斯人的一个节目。他们在这个节日里，是要敲响那些大铁钟的。他知道一切都还顺利，一切都还没有被发觉。越过在黑暗中闪光的冰面，在深邃黝黑的河水那一面，圣诞节的钟声在寒冷的夜空里荡漾，哥萨克守备兵正坐在噼啪作响的火炉边喝着伏特加酒。

他刚要松手放开那发湿的滑膛枪枪托时，从南面又传来了一阵声响。有人骑着马急速地从大路上驰来。这条路沿着伏尔加河的东岸，从里海的阿斯特拉罕一直伸延到北面的萨拉托夫。苏布台用双膝轻轻地碰了碰他的马退到小坡下，在黑暗中一动不动地等待着那些骑手们通过。他神经紧张地摸着他的那杆滑膛枪。可是，等他们来到跟前时，他看清楚那是赛达尔·加甫，她象个文弱的少年，在两名卫兵中间，象箭似的疾驰而来。苏布台一只手抓住滑膛枪和缰绳，另一只手扬起鞭子朝他的马肚子上抽了一长鞭。他在那几个骑手后面奔驰着，心激烈地跳动起来。他边骑着马边高声喊着：

“呀——布纳（走啊或上啊之意——译者）！”

在他快要赶上那三个骑手时，一个卫兵转过阴沉沉的脸看了看他。可是当苏布台和他们并辔而行时，那个卫兵脸上的表情变了。他看着这个还没有长胡子的青年手里攥着杆枪，勉强地微微笑了笑。不过，他还是掩盖不了他的好奇心，嘟哝地问

道：

“什么事这样激动，小当兵的？”

苏布台的脸憋得绯红，他急忙转向赛达尔·加甫，看看她是不是听到了那个人煞有介事的问话。她既没有回过头来，也没有露出听到的样子，只是骑着马径直朝前奔去。一时间，他对她没有注意到自己而感到高兴。他再一次看了看那个卫兵。这一次，那个卫兵客气了一些，问道，“我说啊，什么事那么激动，兄弟？”

这次，苏布台宽慰地微笑了。他装着为了听那卫兵说话，不得不在马鞍子上弯下身子，因为那个人整整地比他矮着一个头。

“今天定下来啦，大叔，咱们定下来啦。”

“我的老天爷，”那个卫兵喊道，“定下什么啦，伙计？”

“要走了，今天夜里就要离开俄国了。”苏布台说道。

听到这个消息，旁边一直没有开过口的卫兵从镫子上站了起来，大声喊道：

“呀——布纳！我们要走啦！”

前面那个卫兵，尽管自己也很兴奋，却说道：

“那可不是什么新消息了，伙计，咱们到哪儿去呢？”

“到雅伊克河（乌拉尔河旧称——译者）去，也可能到恩巴河去。到了那儿，我们可以让女皇服输！”苏布台回答道。

听到这个消息，首先问话的那个卫兵也从镫子上站了起来。他们两个人一面狂热地喊叫着，一面催促着马，加快奔驰的步子。他们就好象要争先把这个消息报告给渥巴锡汗的各个和迅似的。

赛达尔·加甫既没有回过头来，又象是没有听到他们的说